

# 大律師潘展平

## 坦誠分享法律知識與特別經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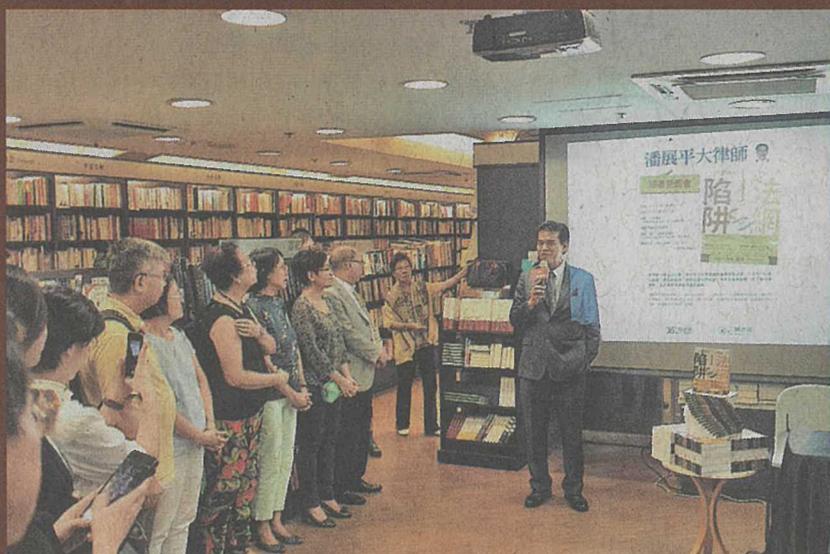
### 訪談錄

香港是個法治社會，先講法，再說理，最後才談情。去年底和今年初上映的兩套法庭港產片《正義迴廊》和《毒舌大狀》，票房佳、口碑好，而近期英華女學校的紀錄片《給十九歲的我》也掀起一陣道德、法律、人情的大辯論。

擔任過區域法院暫委法官、主控官的大律師潘展平(Jackson)，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港產片粉絲，坦言深為《給十九歲的我》所感動，也為引起的爭拗感惋惜；他同情學生和導演張婉婷的處境，更深信一直出書分享法律知識的初衷非常正確。

撰文：吳雄 walterng@hkej.com

▶ 潘展平(右二)每次發布新書，都吸引不少讀者支持。(受訪者圖片)



潘展平(Jackson)  
小檔案

職業：大律師

獲得大律師資格年份：1986

興趣：跆拳道、寫作、乒乓球

▶ 擔任過區域法院暫委法官、主控官的大律師潘展平，出過很多本書講解法律知識。

(吳楚勤攝)

記錄英華女學校學生成長的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引起一陣熱議，記者抵達潘展平的辦公室後，先和他聊起電影來。「套戲拍得很好，我看過，可惜出現這樣的爭拗。」潘展平無奈地說。

「我覺得，就算假設她(張婉婷)錯，都不該那樣去罵，因為她的出發點是OK的，不是衰格，只是漏做一些事。我覺得人人都會犯錯，若故意做『衰嘢、賤嘢』，應該嚴厲批評。若因一時疏忽，不應那麼嚴厲。互聯網時代，很多人覺得發言不用負責。」潘展平一口氣說。

世界，都在提醒大家：應抱一顆寬容之心，對別人多幾分同理心。

潘展平在法律界饒有名氣，出過11本有關法律知識的書，誰想得到他曾是一名藥劑師？有趣的是，他中一曾獲英華書院(男校)取錄，卻不知英華是名校，最後選擇了元朗名校：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。回想「19歲的自己」，他坦言無大抱負，「有個做藥房的表哥，說藥劑師人工高、工作量輕，又幫到人。」

於是，潘展平就去倫敦大學讀藥劑師。後來又怎會從藥物世界走入法律界？

聽的音樂，最好看的電影」。

港產片中常見律師去警署做保釋，潘展平訪問那天也臨時要去差館，幸好最後能如期受訪。他考記者：一般哪個時段最難截的士？記者答5至6點，他說無錯，可是更準確是清晨5、6點，因為夜更已收工，早更未開工。他記得以前沒有Uber又沒有GPS定位，有時清晨前往保釋客人，只能在街頭呆等。

他除了是藥劑師、大律師、跆拳道黑帶，又精通八字。記者不禁說他無敵。

潘展平一聽哈哈大笑：「沒有人是無敵的，當你以為自己無敵時，就在那時會



▶ 獲跆拳道黑帶七段的潘展平(中)，是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永遠榮譽會長。

(受訪者圖片)

拍得佢好，我有過，可惜出現這樣的爭拗。」潘展平無奈地說。

「我覺得，就算假設她（張婉婷）錯，都不該那樣去罵，因為她的出發點是OK的，不是衰格，只是漏做一些事。我覺得人人都會犯錯，若故意做『衰嘢、賤嘢』，應該嚴厲批評。若因一時疏忽，不應那麼嚴厲。互聯網時代，很多人覺得發言不用負責。」潘展平一口氣說。

## 先做藥劑師

不論互聯網世界還是真實世界，潘展平覺得應該多扶年輕人一把，「我覺得社會、傳媒或任何人，對後生仔或學生應該抱着多幫忙的心態，就算他們真的犯事，如果可以的話，都要給他們機會。」他遇過不少案例，一些年輕網民因在網上亂發言論而惹上麻煩，甚至被捕。

「好陰功，有些人很年輕，覺得好玩或唔識嘢，無端端犯法，好可惜。而且，我100%相信任何人都會犯錯，只差在是大錯還是小錯而已，以及好彩還是唔好彩。」潘展平唏噓地說。

其實，從《給十九歲的我》到互聯網

平有關法律知識的書，誰想得到他自是名藥劑師？有趣的是，他中一曾獲英華書院（男校）取錄，卻不知英華是名校，最後選擇了元朗名校：新界鄉議局元朗區中學。回想「19歲的自己」，他坦言無大抱負，「有個做藥房的表哥，說藥劑師人工高、工作量輕，又幫到人。」

於是，潘展平就去倫敦大學讀藥劑師。後來又怎會從藥物世界走入法律界？「一名藥劑師學兄轉讀法律，他說讀法律工作範圍較廣，不像藥劑師只是處理藥物般單調。我自幼就喜歡刺激的東西，於是回港一邊在藥房做藥劑師，一邊讀倫敦大學的校外法律課程。」就是那段邊工作邊讀書的日子，令電影迷潘展平出現港產片的真空期。

當時，他還完成另一成就——考取跆拳道黑帶7段，可見多忙碌。「後來入行做大律師，剛好遇上行內缺人手，所以頭幾年也忙到沒有時間看電影，哈哈！我後來在電視看到《一屋兩妻》，好笑得不得了，才發現原來那些年，我錯過很多好電影。」他喜歡周潤發、葉蒨文等明星，慨嘆「全世界都說七八十年代最精采，有最好

## 路見不平

香港安定繁榮，除了靠法治，還有正義感的公民，看到不平事敢於發聲，《給十九歲的我》的爭論正反映這個特點，不同的是站在保護學生還是張婉婷的角度。

記者問潘展平大律師，日常會否路見不平，「以法」相助？他點頭說：「有一次在港鐵上看到有個男人欺負一個十幾歲的後生仔，要是在過去，我一定過去鬧或推開那個男人，現在不想惹麻煩，於是在另一個車廂大叫：有警察！」

該男子被潘展平一嚇即停手，後來一度跟着他，怒目而視，「我也用最惡的目光望他。所以，要小心，勸

交隨時被人打，甚至變被告。香港打交最不着數，打輸無面，打贏變被告！警察5分鐘內必到，好危險。」

他去英國利物浦讀書前，專門回番禺找舅父學幾招少林拳防身，後來在英倫為朋友出頭露過兩手，「當地人很喜歡打交，打完也沒什麼後果，警察更不會來。」他回憶說。

「我們（律師）這行，最陰功是覺得沒有罪，卻被定罪！如果你不知道有否犯法，那就各安天命。當你看過所有資料，都覺得他是無辜的，最後被定罪，甚至連上訴也不行，最淒涼！所以，主控官和法官、陪審團一定要公道。」他認真地說。



潘展平喜歡刺激的活動如笨豬跳、玩War Game等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能知知又知，他忘記了，放加個的枚取難截的士？記者答5至6點，他說無錯，可是更準確是清晨5、6點，因為夜更已收工，早更未開工。他記得以前沒有Uber又沒有GPS定位，有時清晨前往保釋客人，只能在街頭呆等。

他除了是藥劑師、大律師、跆拳道黑帶，又精通八字。記者不禁說他無敵。

潘展平一聽哈哈大笑：「沒有人是無敵的，當你以為自己無敵時，就有事情會發生，認識到自己的渺小。前幾天，我凌晨5點半眼痛到醒了，覺得『濕碎』啦！用眼藥水洗洗就無礙，我是藥劑師啊！怎知仍然痛！8點起床右小腿抽筋，抽筋又以為『濕濕碎』！用跌打酒一按一捏：又以為無事啦！結果一直痛……」

「11點去到旺角看眼科醫生，一按就不痛，說是發炎，滴眼藥水就好！人很渺小的，不久前，有個『醫生』大律師（同時有醫生資格的大律師），幾個月前在法庭碰過面，最近聽說他走了，幾陰功！是我同學。所以，健康很重要，不要太自大，一自大就有事找上門！」這位「藥劑師」大律師感慨道。

## 不要隨便假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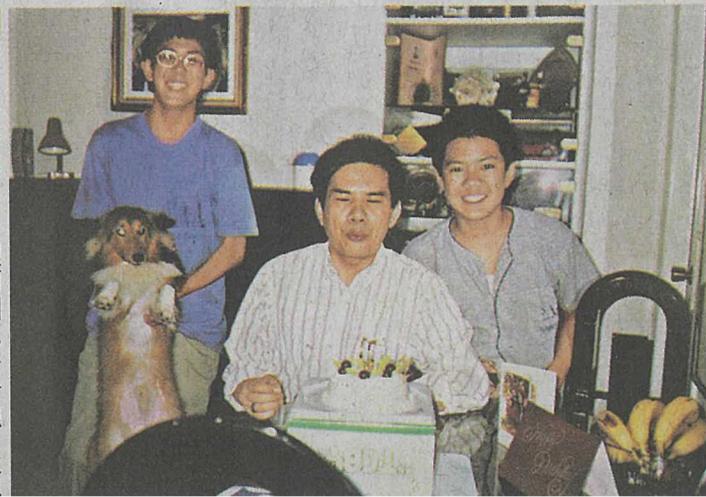
他除了做大律師，還擔任過法官和主控官，不同角色的責任有何不同呢？

潘展平解釋：「主控官，最緊要有碗話碗，有碟話碟，不要加鹽加醋，比如打了一下就是一下。盡量公道，無論對被告有利或不利，都要讓辯方律師知道。試過有一個蠢惑仔告另一個人打他，那位被告很斯文，選擇自辯。」

他停一停繼續說：「明明受害人（即蠢惑仔）跟醫生說自己跌親。於是我告訴法官：『被告沒有律師，我有責任提供資料給你，醫生報告（受害人）是跌親，與現在的講法有別。』法官很有經驗，他心裏明白，判被告無罪！所以，主控官一定要公道，無論有沒有利益，都要公道！」

至於辯方律師的職責，不少人看過港產片誤以為，收了錢就要全力幫當事人脫罪。「我們盡量幫他，若無論如何也不相信他的說話，情願不要做。有些時候，全世界都不信他，連你都不信的話，如果他說的是真話，就非常慘！」潘展平嘆氣說。

潘展平（中）昔日與兩個兒子合照，大兒子（左）如今也是大律師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

潘展平在英國倫敦大學修讀藥劑學，回港後再讀法律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

獲跆拳道黑帶七段的潘展平（中），是國際跆拳道香港總會永遠榮譽會長。（受訪者圖片）



潘展平（左）與姚雅花律師（右）最近推出合著作品《金的法庭日誌：法官閣下，請還我清白！》。（吳楚勤攝）

換言之，如果被告真有罪的話，辯護律師應該幫忙求情、減輕刑責，而不是黑講成白，有罪變無罪。法治社會不應有周星馳電影裏的「方唐鏡」。

「有一宗案件，被告說被警察逼認罪，外籍幫辦用黃色大蟒蛇嚇他。連法官也不信他的古怪講法。結果呢？後來那位幫辦家裏失火，就燒死一條黃色大蟒蛇。所以，不要隨便假設被告有罪還是無罪，一定要很小心去處理。」

## 一定要公道

至於做法官，潘展平坦言：「一定要公道，如果不公道，對任何一方都好慘。我自己做過，時刻提醒自己要去公道去判，其實，香港法律制度已經很好，有主控、辯方、盤問，加上閉路電視等，當然未必100%完美，但我覺得是接近完美。所以，做陪審團和法官，要根據證據去判，如果有偏私或私心，就非常不對。」

如此看來，任何一個角色的壓力都

很大，潘展平卻用一個玩笑化解：「大家覺得做律師很辛苦很忙，而我常跟同行或同事開玩笑：我們的責任是：『企起身、講嘢，坐低；Stand up, Speak up, Shut up!』這當然是開玩笑，可是也有真實成份，我們做完自己的工作，責任就交給法官去判。」

「所以，面對任何事情，無論你做律師、醫生或其他行業，都要盡量保持抽離和輕鬆的心態，否則任何工作都足以令你壓力倍增，連秘書接電話都可以壓力大到做不了。所以，我們一定要調整心態，以輕鬆心情面對。」潘展平語重心長地說。

誠然，香港是個中西文化融合的地方，做人處事離不開「法理情」的掙扎，考量法律責任、道理，還有人情的元素。拍一套電影、寫一篇文章都可以很大壓力，不過，只要有一顆同理心，就能省卻許多煩惱和爭拗。很多時很多事，參與者的初心都是好的，經過時間的流逝、心態的轉變，對與錯，往往變得不再重要。